

現在

鈴—鈴—鈴— 下課鐘響。

「阿祥，馬上下來喔！我先去佔場子了。」牛哥抄起腳下的籃球，一邊大聲嚷嚷，一邊用食指迅速轉著那顆大球。聲音還沒落地，身形已經竄到十步開外的樓梯口。

咚！咚！咚！，一陣雜亂的腳步聲也立即「滾落」下去。我們班教室在四樓，手腳不快些個兒，這寶貴的十分鐘可就泡湯了。我也如中了蠱一般，站起身來，遠遠跟著，一直晃到操場邊的樹蔭下。停住了腳步，煞有其事地找了顆最大的石頭漫不經心地踢著，眼睛卻一直瞟著那些在操場上跳躍撲騰的身影。他們是我的同班同學，在陽光下叫嚷青春、揮灑熱力。那種熱度可以輻射四周、震懾全場。我也不禁蠢蠢欲動、揮揮自己的雙臂，蹦蹦幾下有點臃腫的身軀。在這個校園裏，我可以跟他們一致的上課、下課，看一樣的教科書，寫一樣的考卷，這種感覺讓我的生活變得輕快、有目標，更覺得平等、有自信。

只不過為了融入這樣的青春，過這樣普通的國中生活，我繞了好大一圈，猶如戰慄於浮木上等待救援的落水者，撐著、撐著、直到抓住希望，抓住上岸的機會……

過去

很小的時候、不到三歲，我也曾和普通孩子一起，讀了半年幼幼班。因為那時我還沒有「領牌」（一張重度多重障礙的殘障手冊），也不覺得自己跟別人有甚麼不同——也許吃飯嘴刁些、動作蹣跚些、比較不黏人，但一樣感受得到帶動唱的活潑與歡愉，聽得懂講故事的情節與道理。只是托兒所同學們總愛告我的狀——說我弄亂了他們的教具，沒有照老師的規矩收拾與操作，甚至跟大家一起在球池嬉戲時，還尿尿在其中。我不會為自己辯白，因為除了哇哇大哭外、我什麼也不會說。可是上學對我而言很快樂，我喜歡這裡的老師和同學們，我以為自己也會像他們一樣慢慢長大，成為一位老師、運動員或工程師等等。至於說話，再過幾個月就會了啦！就像阿公說的「大隻雞慢啼」。直到那張「牌」出現，逼我這個「重度自閉症」在人群中早早現了形，被同情與愛護的網罩了起來，也與普羅大眾區隔開來。

之後，我成了名副其實的「特殊兒」，被安排進入了一間天主教的特教機構，走進了被層層保護的象牙塔。在那裏，我看到各式各樣重度障礙的孩子：腦性麻

痺的病童，躺在輪椅上看著他眼角狹窄的空間，任由管不住的唾液溼了一條又一條的圍兜；自閉症兼情緒障礙的同學大吼大叫著，一不小心可能吃他一巴掌，整個世界似乎都是他的敵人；唐寶寶們長著敦厚可愛的臉，只是彼此相似度極高，是全世界人種共通的基因突變。很多罕見疾病的名字聞所未聞，他們總是小心翼翼踩著生命的鋼索，卻不知何時一不小心會跌落山谷……我不知道，世界上有這麼多比我可憐很多的孩子，內心有種前所未感、不符年紀的沉重與緊繃，只想逃離這種為他們傷痛、為自己恐慌的感覺。我不斷用哭鬧表達「我不要」的吶喊，用行為上的不配合表示強烈的抗拒。那裡的老師們都和善可親，卻也有著非凡的堅持度，每日帶領學生們進行著專業卻單調重複的治療，教大家最基本的生活自理。我的哭鬧持續了三個月，強度超出了老師們的想像，於是對我採取「懷柔政策」，相信我確是一塊最難雕的朽木。我自知招數用盡，也不得不接受現實，終於與老師及同學們「和平共處」了三年。

除了特教機構，我還忘了說自己有一位看起來沮喪無望、卻有著過人毅力的媽。從一歲半開始她感覺我發展遲緩，就不停地帶著我到處看各科醫生、做相關檢查，接著不停地做復健、治療，吃中藥、針灸（耳針和頭皮針都來）。嘗試排毒、自然醫學，甚至尋訪各大高僧及世外高人……她是那種一直流著眼淚飲泣，卻停不下前行腳步的人。這些事情，持續了六七年，在我讀特教機構時也不曾暫歇。她想抓緊所謂「學齡前」的黃金治療期，讓我至少可以處理好自己的吃喝拉撒睡；分得清楚「1、2、3、4、5」；最要緊的是能叫一聲「爸、媽」，告訴他們「想吃什麼」、「心情怎麼樣」、「哪裡不舒服」等等。結果，還是一片渺茫。積結於胸中的話語，衝出喉口仍是一陣咿呀怪聲……

為了爭取多一點治療時間，媽媽幫我申辦了緩入小學一年。緩讀期間，她幾乎每天陪我去上大醫院的日間團體治療課程。幾個月後，負責指導的兒童精神科醫師卻很直白且自認客觀地告訴媽媽：我是這個兒童治療團體裏能力最差的，比剛入院的兩三歲同類病症的孩子還差。國小階段以後，這間醫院便再沒有適合我的團體課程——因為他認為我無法理解任何遊戲規則。一向溫和吞忍的媽媽、無法忍受被剝減希望，竟和他拍桌子、瞪眼睛地大吵了一架。其實，在上課期間我已明瞭，這兒的醫師和治療師對我的態度與評斷，那種憐憫與無奈的口吻與眼神訴說著：我是不被期待，也不可能出現奇蹟的。那段時間、每天晚上十一、二點，我都還輾轉難眠，白天上課的畫面湧入腦海不停播放。停歇了三年的「夜哭」症狀又再重啟，每次一哭就是兩、三個小時。有時閉著眼，在惡夢中大哭，害怕自

己醒不過來。彼時的我，好像被塞進同情與悲哀的夾縫裡，想冒出來曬曬太陽、又怕被烈日炙傷了皮膚，只得無止境的嚎哭，折磨著周遭親人的耳。

有時我會想，如果沒有那張「牌」，我的童年生活是否會跟大家差不多，也能在那間小小的托兒所讀到畢業？

轉機

糾結了六、七年，國小一年級時我不意外地被安置在特教班，可是我換到了另一間大醫院上心理師的個別和團體治療課。於此，一切如破繭重生般發生了變化。這個過程不在瞬間，也並不神奇。一位如陽光般溫暖的心理師告訴媽媽—我很聰明、能力很好，只是苦無表現的途徑，並建議我練習以「注音打字」的方式溝通。於是在心理師的鼓勵和引導下，從學習注音開始、用鍵盤打字對話，再到用電腦寫作文；從不被相信、不自信，到敢於表達，進而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學習模式。

國小二年級時，我用打字告訴媽媽和心理師，自己想去讀普通班。原本設想會嚇到她們、會被婉拒，沒想到連一直持懷疑態度的爸爸也願意堅定的支持。經過重新評鑑，我順利成了一位「特別的」普通班學生。特別之處在於上學時都會跟著一位「老書僮」—我的媽媽，她幫我打點很多生活瑣事，也成為我和老師、同學間的橋樑。

在跟上學校功課之餘，我開始用自己最喜歡的文字探觸更廣大的世界，也在校內外的文學比賽留下了一些痕跡。雖是雪泥鴻爪，但和與外界對話的過程中，接觸了不同的人性，更了解自己。如果沒有因為「失去」或「不足」，我不會如此珍惜「得到」與「擁有」。驀然回首，看看當初那個愛哭、愛逃跑的我，在相信的力量下，用適合的方式，堅持「溝通」，尋求自己主導的生存模式！這一段生命歷程，待我再面臨起伏、或喜或悲，直到生命垂老，都會回來給我溫暖與穩定。

未來

自從學習生活在普通人群中，不滿足的心又漸趨膨脹。除了文字外，我可以做什麼？若不是身心障礙人士，我還有什麼特別之處？

記得三、四年級開始，就有人建議我看周大觀、海倫凱勒、力克·胡哲等人的書，雖然他們比我還悲慘，成就和影響力卻比許多普通人大得多，我似乎不該

抗拒，卻「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」。我能夠不在被同情的基礎上得到賞識嗎？我能藉著自身的能力和文字帶給人們什麼嗎？

國小畢業那年，幸運地獲得了「總統教育獎」的肯定，我本來頗為歡喜自得。領獎那天，甘之如飴地在總統府熬坐一天。午餐後，聽到一位同行的媽媽說，她覺得這個獎好像是「清寒獎學金」，因為看到影片介紹的內容，得獎人非殘即貧。這番話讓原本就很燥熱的我，更是坐立難安。原來得獎的快樂，不到一天。我只能跟自己說：讓一切歸零。無論曲折或平順，都是過去，如果背負著無法抹滅的記憶，步伐只是沉重。

就讀國中一年來，課業比小學繁重不少，人際狀況也較複雜。有時我的不當或退縮行為讓媽媽十分挫折，她甚至希望我轉回特教班。一天下午，因天氣燠熱、身體不適和內心的自我放棄(總之都是藉口)，我竟忍不住從學校大門偷溜出去，不由自主地「散步」到炸雞店，害得一票同學和老師們找得人仰馬翻。被找回學校以後，我看到媽媽眼中的怒火和傷痛，完全不敢對視。而為了找我跑得滿頭大汗的老師和同學們，不但不責備我，反而紛紛安慰和關心。我滿心羞愧，覺得自己憑什麼膨脹，憑什麼不滿足？人類的影響是相互的、是真實的，我一直在大家的愛裡存在，遑論我優秀與否……

漸漸地，終於明白，「我還有一隻腳」是值得慶幸的；什麼是「只看自己擁有的」；為什麼「人生不設限」？如果把生命的缺陷，當作理所當然，我就會平靜的接納，不為別人的一言一行、心情跌宕起伏。生命的異類，是缺憾也是希罕。我若自泥濘中爬出，就是蓮花、而非牡丹；我若已成朽木，長不成參天大樹，就把身軀交給最鋒利的刻刀、最睿智的雙眼，接受不斷的忍痛蛻變，成就不朽的雕刻；既然「如果」本不在，那就著眼當下，讓未來的自己也不需說「如果」吧。